

小 組 工 人 算 成 本

沈 陽 通 用 機 器 廠

我們廠在合并科室和實行成本核算業務下放前，黨委組織了大鳴大放大辯論。有人主張撒手放，科室不管；成本不放，因為工人算不好；不需要算，只簡化成車間噸成本就能減少人員；甚至有的主張打亂產品成本界限，實行區域成本核算，或月終把全廠發生的生產費用直接沖轉銷售。另一種主張是，各科室人員分業務綫下車間指導或協助車間建立既適應工人管理又適合廠級歸口和對外編送報表的新業務，成本要放，由工人計算，保留產品界限，在現有基礎上把核算質量和管理提高一步。

經過反復辯論，基本明確了：工人過去不管理，缺乏業務知識，車間自己搞會影響全廠統一步調，各業務部門人員應分綫下車間，把現有業務結合新形勢作最大簡化，準備過渡給工人管；價值法則當前還有一定作用，計算商品出廠價還不能完全離開產品實際成本，有必要保留分產品的成本核算方法；幾十名工人成本員不僅比幾名專職成本員力量大，而且在實際生產中進行核算、分析、管理，也比過去符合實際和有效，工人不僅能算，而且能算好，從而解決過去不能解決的問題。

經過幾天的辯論，黨委書記和廠長明確指示各科室人員立即行動，分業務綫下車間，與車間共同搞好工人參加管理，建立新的業務秩序，並強調了從簡化工作量入手。

分業務綫下車間以後，車間主任主張工人成本員最好不算，只管，計算工作還由科室和車間搞；計劃員認為閘門的加工成本可以按噸計算，無需分產品；經濟員認為工人算定額作用不大。為統一認識，奠定思想基礎，在車間又進行了一次辯論。在辯論中闡明了：工人不算帳心裡沒數，無法分析管理，不算定額無法及時揭發浪費和提措施；現有專職成本員能夠分析管理也是從核算中鍛煉出來的；我廠先生產高壓閘

門擔負着提供成本資料的義務；工人算成本是我廠成本工作從根本上的革命，是脫離不准不細的定額比例法的舊圈子，是步入來自基層的三級新算法和展開群眾管成本的新的開端。從而批判了只考慮簡化、易算，降低成本核算和管理作用的看法的片面性，也批判了認為工人搞不好等保守思想。

經過這兩次辯論，基本掃清了思想障礙，於12月1日開始在閘門車間全面鋪開了工人算小組成本，搞班組個人核算的工作。

在貫徹工業憲法的高潮中，與科室辯論下放業務的同時，各車間分別組織了工人鳴放辯論。工人們提出口號：科室車間放什麼，我們就能管起什麼。為了滿足工人要求，成本也決定下放，並制定了適合工人管理和廠級核算的初步方案。

把初步方案與車間經濟組研究後，初步修改一下，就向工人跟班講解並組織工人和車間幹部進行討論，前後修改了五次，把工人核算量壓縮到最小程度。如把原規定天天算三套金額和完工台份，改為月末算一次；把材料分批計算改為月末一次計算等等。簡化後進行了兩次實習。

在簡化手續後雖然加強了工人的信心，但還缺乏思想基礎。因此又對工人講述了工人參加管理的巨大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在討論中，工人核算員楊恒祥說：“工人自己算、自己管是工人真正當家作主的體現。我堅決完成黨給我們的光榮任務。”郭少章說：“我雖文化低，但能苦學苦練，一定作好本身工作。”許多成本員、經濟核算員在試行當中，克服了很多困難。

原方案規定車間成本是在匯總小組成本、分配差異以後才能產生，如有一個小組搞不好或搞不出來，就會使車間成本無法計算。因此我們確定在小組成本全面實現以前，暫時保留舊算法，以防止成本混亂。

三級核算的联系，目前規定小組設每月一張的產品成本卡片，逐日按工票、料單汇总登記，月終按累計的實際工時和完成定額工時計算出計劃價格的工資費用、廢品、停工成本；再按材料實耗和定額計算出材料成本，以確定小組成本超支或降低額。將來全部實現小組算成本後，小組卡片月終交車間成本員，按各組相同產品汇总實際成本，據以計算車間項目別實際發生額與小組已計算的金額之間的差異，得出車間產品別的实际成本。以此加期初結存成本，結算出車間產品成本，再交科內汇总分攤当期發生的材料价差和企管費，得出企業商品成本。

小組成本核算對象以工人自己能够掌握為前提。目前工人“算”和“管”的範圍是一致的。如工人算是否完成定額，廢品、停工損失多少，消耗材料是否超過限額。至於原材料的核算只限於揭發浪費、肯定節約，直接節約掌握在下料小組，加工工人無能為力。小組按旬把全組完成的定額工時與實做工時對比，根據數量差異計算出浪費節約額，並查找其原因，公布或討論。小組耗用的材料、工具、勞動保護用品、辦公費等小組費用，在另一張卡片上隨領隨算。

我們認為，工人參加成本核算和管理，不僅是我國人民經濟生活中的一件新事，也是工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是工人當家作主的充分體現，是史无前例的創舉，是生產大躍進的必然產物。以黨的八屆六中全會肯定的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經驗來衡量，成本核算只靠科室、車間是不夠的，必須全面發動工人在生產當中隨時核算本身的生產活動給國家提供了哪些經濟代價，造成了哪些損失浪費，從而不斷地找尋用最少勞動創造最多產品的方法，不斷給國家增加積

累，加快國家建設速度。因此工人算成本具有其他任何成本核算方法所不能比擬的優越性。

經過辯論和試行的實踐，許多小組都能算好成本，而且堅持了兩個多月。隨着工人熟練程度的增加，他們已不感覺核算是沉重負擔。這一試行給全車間和全廠推行工人算成本、管成本开辟了道路，也給經濟工作人員和工人管理員帶來巨大的鼓舞和信心。

要培養一個專職成本員，從核算到分析、管理，最少要一年以上的時間。但工人僅用了一個多月，就能搞分析，作對比，發現浪費所在，而且開始改進核算方法，使其向合理、有效的方向發展。如廢品、停工、消耗、機床事故等都隨着分析、小組座談有所下降，揭發了下來料浪費問題，發現與修訂了不合理的定額等等。

在鑄造車間實行工人管理成本以後，工人領用釘子、砂子都打算盤，他們創造了以木棍代釘子和用手培面砂（新砂貼型的）等方法，大大地降低了材料耗用量，扭轉了過去工人只管向幹部要，不考慮省的作法。據兩個造型組的初步統計，只12月份，上述兩項節約額就達16,000多元。

我們過去總認為要實行這種先進的核算方法，必須定額健全，原始記錄準確，實行限額發料和切割核算，編制定額成本卡片，建立差異憑證等等；現在看來可先實行其最基本的定額，實耗對比的差異核算，逐步促進定額的完整，材料領、發、切割管理的加強。在機器製造業中，可以通過工人算成本的道路，實現定額法成本核算。

（选自辽宁省工业企业财务工作会议，
編輯部略作了刪节）

千方百計 挖掘潛力 力爭不要國家撥給定額流動資金

—京西礦務局經理處長 梁寶羅—

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整風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我局的全年生產任務較二本帳計劃超過26%，實際利

潤也比二本帳計劃增加了一倍。同時基本上作到了增產不增資，1958年生產任務比1957年增長70%，基本上未增撥流動資金。但是，今後生產不斷的高速廣大